



能登遊記

鶴邱 原有雙選

余蚤歲愛山水之奇秀，每有餘暇，則山水之近于鄉里者，無不皆窮躋，深入焉。夫北~~方~~之巨鎮鍾靈者，白立二山也。奇勝多者，能登也。因欲登白立二山，又遊能登，而白山非鄉里不遠，三宿而可達其頂也。故先登白山者，三宿留數日，異區勝境，無間峻藪，皆得偏及，悉作其圖，又記其事實，為白山志八卷。又欲登於立山，遊於能登，北堂規余曰：夫山水之遊者，韻士之快舉而已。青年效之，徒費日月乎？奚不易其力讀書？余於此謹奉~~意~~，故有暇則必讀書，遊涉念竟廢焉。年近三十，不幸二罹舞馬之災，一逢歲之饑，是以家資蕩盡，謀無之復，終以訓蒙，僅統菽水之奉而已。一日偶遊元吉明丹丘田汶陽明東桃，一見如舊識。元吉距鄉里不遠，定省易走，是以數往，未設~~暖~~周澤漸~~厚~~，丹丘等為余遊學京師，又助其~~資~~，余因始得入~~以~~園先生之門，而蒙其恩。



者者其力也。亡幾丹。沈陽相次。哈詩世。命亦遊。小松。以諸
子設帳。甲辰春。城之蠻。舍新就。市宰推余為教授。居于小松
城十年。城之傍。有佳巖湖山。亦足探花賞月。然以親老家貧。憂
愁不離襟懷。所謂花深。淚鳥傷心者。有焉。偶金城大夫。令枝君
幣至。余以老母在。喜應徵命。乃携家眷。徙于金城。自是甘旨之
奉不乏。得吾心。始降焉。雨來。侍講餘。剖蒙業。比舊。又陪。戰。掌。想
像。彼山翠林烟。恰如隔世。丁丑年。北堂終天年。追慕悲哀。不自
持。即欲歸耕於故山。掃丘墓。奈虛左之過。日加殊渥。終不得不
致身焉。齡近六旬。雙鬢垂白。乃嘆曰。吾老矣。立山之絕嶮。不能
登也。若得遊。能登。遂宿志。乃足矣。乃啟。主君。請遊。能登。主君憐
余志。特賜六旬告。於是得酬宿昔之志。喜不可言。今茲丙子三
月。霖雨涉旬。故未卜。發。朝日。既春。將盡。心忙惶。不遑。選。晴。竟卜
廿一日。是行也。請徒者數輩。然慮有伴。則去。留不如意。是以悉
辭。遣使。僕夫一人。負行李而已。廿日夜。社友來送別。賦詩酌酒。

至夜半而散。

廿一日將起行。主君使近侍賜白金及木魚之鱸。又命曰。勿
來拜。余再拜稽首。謹而受之。辰牌。家人出門。雨猶不霽。街上
桃李。出垣抽牆者。垂々低々。恰似捧心西子。出城。雨漸歇。隴上
菜華樹。間櫻桃。朦朧隱見。薄霧中。日午。抵。陽。村。篠塚。穀之家。
穀嘗學余。喜其到。烹茗設。菜。閒談移時。頗覺困倦。由。肱。黑。憩。已
覺得一絕。

陰床遷易百華陰。一枕午眠因苦吟。黃鳥呼吾為何事。夢回
春院晝沈々。

薄暮復雨。入夜霧注甚。檐溜攪夢。更思明日行旅難。
廿二日。以雨見留。然雨余所期。辰牌。分手。抵。登。島。新村。訪林八
三郎家。八三郎。余故人也。家世為農長。其父。号。李。之。為人。操履
端直。而有慈惠。死。後。民。建。小。祠。春秋。祭。之。近。世。未。列。之。盛。事。也。
八三郎。相。姓。為。農。長。亦。鉅。于。等。其。近。有。小。故。而。眾。職。改。不。未。

出
沙城中者矣。今日同遊，互叙契一識，今不解飲，乃烹茗設
糖菓，烹地簪供午飯。地簪生屋後松林下，割白如脂，香味益幽
牙，憶千里葦蕪，決無此味矣。談話移晷，乃詳出過松林而海濱，
漠々黃沙，曼不見限，名之七窪。左望大洋，右不見野，墜村遙遙，
臨遠山，身里餘，不見一行人，惟枯艸，嗆風飛蓬，追我，使人作胡
地蕭々想。唐人所謂秋天曠野行人絕，殆此景與。行望木津村，
稍有麥隴菜圃，時雨歇，日昭，入村中，即桃華松楸，相映輝，頗改
溪々蕭々之眼。余登山趾臨之，桃樹不知幾百株，深紅者淡紅
者，全放者未開者，大者小者，高聳者低蟠者，燥々的々，若紅雲
自地湧起，竹籬茅舍，淹映其間，黃鶯白鳥，綿繚其梢，若入武陵
桃源，然村中寒澗，無一人賞華者。余熟思之，華之在于城市也，
綺羅人車馬客，日滿芳蹊，賞之以歌盃酒，都即都，未可謂之
清韻也。今若此華，開涼烟荒蕪之地，淒又其然，却不蒙市塵不
和，隱聲清致高韻，以彼雲壤不壘，乃得一絕。

天秘營華團錦地，置之窮海寂寥陸。花神勿恨無遊賞，幸莫
人來著惡詩。

既而自謂，吾今題此惡詩，華神當嗔我，即惴々逃花下，馬抵高
松驛，此加能分界。村北有川尻川，其水平日，揭涉有時，所謂成
逆河，砂礫處々，頃然動，若誤履之，人物皆陷沒，不知所之，實可
畏也。余顧馭夫，觀水，喟曰：活沙多不可渡也。因東折，抵二屋村，
高嶺者，為三國嶺，是加越能分界，故有三國嶺名。東即寶達
山，其盤根跨加能越，藥草多，金鑛有，經免田川尻，復出海濱，日
愈晴，風益冷，未下，北風怒号，海鳴如雷，浩濤洶湧，若萬馬蹴踏，
飛沫冲天，若捲雲，簌雪，海氣生寒，若冬月然。余閉行李，出綿衣，
一襲服之，以綿帽包首，猶不堪寒，纏油衣疾行，抵今濱，取日已
薄，虞岡，因憊甚，即投旅舍，主人為設浴湯，開地爐，堆炭火，浴後
煬火始忘，半日之寒，因語笑，夫曰：今日朔雨，予晴，今看美景，忽
這險境，一轉，變如早，凡人世百年，亦昇也，榮辱老不亦宜哉。

僕夫莫應之頭而睡。今燈下檢地圖。則明早覽未森古墟。登石動山。逆旅主人謂余曰。城墟非村不遠。然霖雨。沈滯不便。登陟。明日石動山神會也。遠近男女雲集。僂僂難旺。談命賣藥之徒。乘至自四方。君亦宜遊觀。余志在于遊山。其稠雜所厭嫌。故更屬後遊。

廿三日晴。卯下出旅舍。抵本宿村。路傍有古松。土人曰。峩山松。相傳峩山和尚。青年為盜。常攀樹上而窺行旅。見資用充實者。取剽劫之。余嘗讀峩山傳。曰。峩山能登羽。昨郡瓜田人。毋祈文珠。求聰明子。而有妊。生穎敏異常兒。甫十六歲。無處俗意。而登峩山剪髮。師堂山和尚大悟。然則峩山本非為盜之人。齊東野人語。不足信矣。若有魯曾參。陳警坐之類。而然耶。抵志甫村。昔木曾寇者。義仲興勤王師而南。平氏軍于越中。禦之。平知教以支軍。于茲。義仲已破平軍于礪波山。亦分軍而擊其支軍。獲知教。事載詳盛衰記。余問其戰地土人。莫識者。抵飯山村。

從此道依山腰。遙望邑知湖。樹杪湖光如開明鏡。湖上山。其頂截然。如陳馬屏障。一奇觀也。路轉。皆沃野平田。無悅目觀。申界

歌所口。在昔築松尾城而置國司。鎮御國中之所。寬平中原。順以國司未居之。建武延元間。中院少將定清。亦以國司居之。永享後。畠山氏領能登世居之。至天正末年滅。文祿中。豐王以能登賜廣德公。即改七尾名所口。今戶數四千餘。帶山抱海。船船所輻湊。百貨所駢填。稱能州之都會。近來以連厄丙丁災。人家構造不若昔日。然今猶不失巨壁名也。晚訪岩城壘。嘗學淇園先生能詩文。余雖未相知。以同門故。頗蓋如故。更壘涯。携茶菓來訪。至鷄鳴而去。

廿四日晴。余久聞妙觀院之勝。早朝往寺。在于海岸。南面小山。東對海。西出抱水田。小山其下半石巖為骨。文理如菊銘石。上半土山。而樹木叢生。其南面穿巖設門。上有樓。一直達山頂。注有鐘架。石礎數。有大悲殿。寺宇平坦潔淨。可坐望山海。

朝來海霧濛濛，滿眼模糊。何者作是。佳州使吾失宿昔之望。耶。悵然而下山，得路登西山，遊諸梵刹，清幽亦可居也。還而于飯，橫川長洲見訪，長洲善醫，明西洋內景學，嘗學俱園先生通經義，余有同門誼，今日相逢，青山流水，調自然相和，談話既入港，有病家來請者，約後期而去。午後臺涯，誘余遊西山下，山趾岩洞中有泉，清潔無以，鄉人汲之釀酒，香味絕美。三年而不壞，陸走海漕，可千里遺人，古所謂玉友鶴觴之以乎。歸路延余於其家，長洲尋至，談經義，論文章，盤饌甚盛也。還旅舍夜方半，廿五日早起，逆旅主人將往金城，裁家書託致，夜未曉，挑燈草紀行，午後長洲見邊，乃與奎涯俱往，接風亦厚。始余居小松城，與果田子琴、橋本和鄉、林孟漢之徒，日相會論經史，談古今，相與傾吐心腸，筮仕於金城後，交遊之然，所志不同，所學異途，嚶鳴失倫矣。今來此地，而邂逅二子，結盃酒歡，僅一再，所志同哉。所學同道，頃筮已相應，可謂客中一快事也。不覺秉燭，繼晷二

始恐初誤

更還客舍，是日晴和可人。

廿六日晴，早起出旅舍，辭奎涯長洲，余以昨遊妙觀院不見其勝景為憾，因再遊於妙觀院，復上，一瞻眺山海之色，宛如金碧。畫圖所聞，實不虛，不忍捨去，傾墨斗寫真景，又得一篇。

聞說能州多勝景，勝景一番先在茲。吾來昨日問美人，雲鬢霧鬢醉隊時。今朝清氣濕襟意，一段濃村粧西施。萬頃羅紋青綾海，百里翠黛嵐光塵。海色欲寫弗能寫，山光欲詩不成詩。寸眸豈窮魚盡景，不覺擊欄喚絕奇。他時投箸隱海岸，何羨鵬翼遊天池。

自此道入山路，稚松挾路青翠連綿。右歷々見碧海青山，道路指西即背之，指東即在前，下則失之，上則頹復來，山光水色若送吾矣。余嘗聞能登山中行人稀，今日却不然，行歌提携絡繹不絕。余於此疑人之言，路人語曰：今日曾田宦濱沙會，依例設傀儡棚，故曰者成桃李之蹊身，他日則不如斯也。抵田宦濱人

家門處々建幟或畫故事或書文字或歌以合相和出村望海
灣風景天造画也藉艸坐欲詩不得句即寫真景而去經白濱
村抵大津傳言應永中德田佐渡守居于茲令居民通有無高
買富隱故有大津之名而今為一小聚落經塩津笠師抵川崎
村自此復入山路一升一降頗險抵中島村息民家僕夫喫村
醪黑鯢有老袖語曰此地昔名熊木萬葉集詠熊木酒家者即
是也諸州賈客駢陞高船連舳接艦擊鞞冠一國而今既歸黃
果一夢余記熊木之長歌因有所感於老袖之言乃出海岸眺
望蘆荻蕭々水禽哀鳴有小舟一二載烏薪而已更無昔日景
象千歲後陵谷變遷可嘆也時已近午乃促僕就路左松林右
小溪其間往往有匠人鐫松樸造板者更不見行人過險坂二
三而出于小牧村自此遵海岸行奇岩怪石未下抵曾福村
腹枵乃欲即店買食而無有飢甚難進步幸以曾福神會有賈
豎賣餅餌便買食之羸羸甚也以飢恣健啖果然氣力旺焉初

也

聖下脫寺字

余漫遊乎諸州千里不裹糧憤以為常今不慮窮海之隅無村
店以過此厄可以為後戒也西牌抵穴水入山數町詣來迎寺
是祀長公信連之寺也有祠堂榜曰武健靈社余先祖南保茂
暢加賀江沼郡山中村人也始長公築山中温泉使里人十二
人構造之至今土人号湯本十二家南保氏居其一慶長中南保茂義為
山中村之星長屬山口玄蕃在于大聖寺地而奇金丸慶長五
年九月瑞龜公臨大聖城發義通而潛匿于石川郡劍村以
母氏之姓和金子尔来子孫在劍村者以茂義余以祖宗之故
先詣靈社再拜稽首因慨然以謂夫足利氏失鹿天下擾亂郡
國為鋒刃衢於是割拠于州郡擁重兵者以百數迄其廢興存
亡且暮易地獨長氏之家自錦臺至于今六百有餘年連綿存
其祭祀者自非盛德焉有如斯者懷古餘賦一篇

憶昔壽永年平相握四維爪牙據要地犬鷹滿黃扉公卿碌
々美攻垂百意喘々畏鞭笞金紫貂蟬累冀富庶立黜陟士
良威上呈貢御豈古耳我家天子亦有茲式微々々奈玉室

高倉王子憂本支蠟書密徵不北兵東此方起勤王師無奈
謀臣恠機事大事既去不可進高王不走圍城寺馮宮臣妾
急燒眉平軍隊々如風火鯨波動地成重圍猪突豨勇衝殿
階劍光刀芒乱赤堦長公耽々在隅虎當直不去守宮闈叱
咤一声髮衝冠龍泉三尺紫電馳長槍大戰如拉朽鐵甲半
革似焚夷殿砌沙滾々血欄外風腥徒橫尸狂瀾難支單
身力一劍折斷青蛇悲男兒何慙為囚虜主恩殺身素所期
吉人自是得天祐流竄蟠螫窮洛陸世運循環鯨鯢殲錦堂
將軍創業時第土名位報舊蹟偉功永以銘鼎彝雨來六百
有餘歲芝蘭玉樹自歲難今日吊古端籬裏茂々雲松綠深
衣鳴禽上下和金磬風華無声抛珠璣肅穆錦懷神在處深
邃清殿鎖夕暉山高海長戈健々千秋懸々存萬祠
傳曰昔長公雄據于茲地時民家鱗次街衢相通兵燹後居民
散四方今戶數僅之百餘有港船舶往來蓋利一厚財之地訪

槁本子純子純奎淮長州之故人也乃以二子一鳴通名利子
純自出迎余解裝而上堂則已點燭子純業醫好讀書博聞強
記能談故事與余同門故聞其名々之相與悅得良緣談話盡
燭末

廿七日朝餐後子純出其先人所画屏風觀精工絕技施丹青
有法又出自刻法帖數本示之古色蒼然而存筆法清趣雅致
大勝坊本余請得一帖已牌子純率余泛舟而觀山海之勝左
望長氏之城墟斷崖百尺其上有鬱蒼青松右平田而行多蘆
葦舩啟蘆葦行藪々有声至一小山下土人曰地山乃棄船上
山左顧自長氏之城墟以東人家如豆竹樹如薺者為麥浦中
居其東重山如累塊積楚連綿走々者為珠洲郡諸山其東秀
巖青翠者為甲之青州山其地嘴出於海與島山之地嘴相對
如門者為甲之大口島山中納言家持訃伐木和歌載在万葉
集望之一帶青山蜿蜒于海上蒼山為之中分其西為表其東

為外裏海，即南至涌浦，北至中右，其間十里餘，漁舟上下風者，
間布帆往來，碧波上，其東南遙望之，山色明霽，巖兀際天者，為
石壘山，其枝附者，為羽咋，郡諸山，裏海西畔亦連山，如雉堞，小
牧中島，在疊青堆綠中，不可辨，草木相映，村落出沒者，為香島
新崎，々々之北一帶松林，連綿於今所居之地，山外海則浩瀚
淼漫，其東雪山突兀如削玉，高出于天表者，為立山，其兒孫噴
峯復聳，競秀爭奇，平嶺重巘，綠橫青走，巖々綿々者，為越中諸
山，立山以北高低重疊者，為越後之諸山，其尤秀拔而頂上有
餘雪者，為米山，自其往，山色如黛，沒縹渺中，子純為余一一指
點之，此日天朗氣澄，千里無片塵，天光海色相映輝，所望大小
遠近山嶽，若浮碧瑤瑤中，其廣濶雖吳山大觀，豈有加之乎，於
是省我上實滄海之一粟也，然採以大景，而收吾方寸，則山海
大地悉在吾之靈臺，佛家所謂一毛孔納須弥，其說不誣矣，此
行也不備旨酒嘉肴，唯携精飯一器，精菜二三，茶壚一而已。

燒松枝煎茶，藉嫩艸為茵褥，食其清潔者，飲其香者，眼看美
景，身聽松風，更不控一息塵氣，如是遊覽，余豈得再有之哉，子
純亦率余，其南穿松林，下新崎之北嘴，觀望風景，其所望皆先
所見，而山海之態容皆頓變，海岸有古塚，土俗呼謙信塚，傳言
上杉謙信將取能登，其臣有々坂勝知者，航海至於三崎，行焚
掠珠洲郡，而指七尾，以其所獲首級瘞于茲，以顯已之功，後世
不稱有坂而稱謙信者，蓋就其本言之，時已下未復登船，有漁
者張大網捕魚者，丁壯數十人，或立舟上，或立汀，喚呼喧噪，引
大網，乃寄艇看之，頃之舉網，紅鱗青尾，潑々于其中，漁者有知
子純者，贈魚數頭，乃載之去，日已下酉，岸葦鳴晚風，淮松落琴
韻，海門之暮景蕭條也，既還意所得魚供飯，且酌酒興甚濃也，
秉燭作日間所覽之圖，子純自傍一夕談其地理及故事，余隨
筆之，之更由風起，雲覆，夜黑，豫卜明朝雨，
廿八日晨天陰濛濛欲雨，因見留，然余道程有期，不可曠日，即歸

船適於中居，子純送於海口，舟中布氈，施茶爐，日漸晴，風亦靜，舟行容與，若在于畫中。

波穩海門無片煙，宜補蓬窓昨夜眠，細雨送春人送我，清風迎夏綠迎船，鳥啼花落東西岸，靄引雲橫遠近巔，好景及時心不遑，已過十里未成篇。

已牌抵中居，謝船戶而上岸，行一里餘，抵川尻村，自此道入兩山之間，寂々無行人，唯見有牧馬率駒上下於山，天然之趣，莊周之所謂真馬者也，有嶺曰武連越，嶺頭平坦地皆赤壤松林，扶道左右臨空谷，谷中多長松，風過則琴韻起，履底二子山在予路上，山皆松楸如覆綠雲，余初自田窪濱海灣遙望東方，見如畫富士山頂者，問之里人，曰二子山，所謂能登小富士者也，自小牧，岳所見亦同，余為以其必秀拔也，至此見之，第是一培塿耳，余思其山雖小，以在嶺上，自遊方望之，傑然也，小下嶺北，豁然見山海風景奇絕，觀眺移時，申牌抵川尻，宿農長也。

村氏家

廿九日晴，昨山行覺感陰冷，而至今朝寒熱，故留而養病，主人意好讀書，終日卧床談經史，大慰病况，午後南風布陰雲，入夜雨蕭々，病裏初覺客愁。

小閣簾垂夜雨閑，夢送前路水雲間，孤燈影裏獨烹藥，爐畔

卧圖過歷山

四月朔雨，北村可德見訪，可德善書，年十之來，金城為書，一時之臨池家皆稱其幼才，今已十餘年，再得相會，則既一丈夫，更無婉兮孌兮者，午後覺霍然，乃為主人寫山水梅竹。

二日早起，謝連日好意，而將之字出津，主人懇見留，然病起宜乘晴，故強分手，遵海濱抵矢野村，山上有廣誓寺，登石磴二百餘級，而至上方，眺望甚宜，抵波並村，憩于里正家，夕臨海岸，庭上有古松，偃蹇如卧龍，坐松根而走，瞬即滄海，顯洋洋洋，遠涵天碧，近漾日光，正東海外見立山，雲烟隱羊腹，頂上殘雪照耀。

碧天李青蓮所謂三山半落青天外者也。午下至寧出津，是珠
洲郡之都會也。地勢依山臨海，戶數五百餘，居民或高或漁，漁
則網橫海之鯨魚，高則輪南貨控西財，有大港，諸州高舫舳舻
常相屬，其西有黑龍城墟，山溪景勝如畫，農長狩野恒方者，於
金城數相會，因投宿其家，是日寒風凜烈，薄暮雪降，氣候變可
怪。

三日時，金城令升周德者，自去歲來此地，以青囊仗，鳴於鄉里，
今日見訪，余於金城不相見，四十里外而得情款，可謂奇也。午
後為主人作画，終日陰寒如昨日，滿庭落華，更作白雲看。
四日晴，詳主人如於鵝飼，取道於山路，南遙嶽，白山，東臨立山，
北近接翰島嶽，下山而抵時長村，梨花滿開，交松翠，幽谷之荒
村有此三，蕭，譬猶仙姬降于塵凡，僕夫甚疲倦，欲顧村夫，往樵
薪而無人，乃傭村婦負行李，其強壯男勝子，問之曰：本他邦人，
流落而來于此地，夫婦以客作為生活，行說辛之狀，惻々可

致字下脫句
為川在此地
越後之山亦
常為景致
之十二字

憫，因陪傭直與之，不受，強之而後受。左右山以石為骨，故嵯
巖之處如殘雪，其左方皆官林，松楸外無他木，經行延村，抵松
波村，入人家而午飯，主人為烹茶，供小菜，甚謹，凡羽喰郡，其風
俗大抵類金澤城外之郡，入珠洲郡，其俗淳厚，甚有暹庭，凡逢
人間道路，皆跪而答之，就中山村民，多有古風矣，出於松波入
山徑，風景甚佳，蕭，凡能登之景勝，驟言之，則自七尾迄穴水中
居，鳥山常為景致，故其所見日々同，而其向背朝揖之狀，隨所
而變，昨日巖今日忽作嶺，今日巖明日却作嶂，而雲烟之生滅，
作之變化，朝輝夕陰之色光，粧之形態，故其所望日々而改眸，
時々而異其觀，難以張衡左思之筆，恐未能盡賦焉，抵惠路村，
海濱一帶，土人烹海作塩，多芋多巨石，恣態皆奇也，亦景勝地
也，有石門，俗曰切通，昔石山當道，行旅苦上下，郡宰黑川五左
衛門，與波鑿開巖壁，通條路，爾來行人，皆受其賜，實五丁之功
哉，抵鵜飼村，訪僧法隨，齋藤元淳，皆故人也，元淳加賀小松人，

善醫。近年来此地刀圭業大行。顧日尚有餘晷。因復促行。赴上
堂村高懸寺。主盛雅時。來金城。未則必寓余家。頻年勸余
之遊。予能州。今日先往訪之。會盛雅不在。僕蓋認余姓名。因
延余憩于方丈。夜雨。古寺蒼々。無與話者。燈下草紀行。
五日雨。午前寺主歸院。見余之在。驚喜。乃相與叙。經年離情。即
焙海菜。羹鳧葵。供午飯。余此行也。自所口。造鷄飼。所經過皆瀕
海。故最富海物。凡於金城。邀客招賓家。非先期買求。則難得者。
咄咄辨之。其新鮮非城中比也。且余所到。人皆以嘉賓待之。故
且夕盤中無欠海味。是以口飽其味。見魚蝦。即厭惡。而今喫精
菜。其清澹。饒若一洗腸胃穢矣。午後風靜。雨散。滿園殘花落。無
聲。乃下紫燒香。相與談山話水。清幽致。賓客中之一清趣也。
六日雨。宇島村農長宗玄氏見邀。午後與盛雅往。主人延而
設盃盤。其長子頗好學。談話及經義。又請画乃画數幅。
七日晴。主人謀遊越阪之九十九曲。余聞其勝人之。欣然欲往。

拉五六輩。午後起行。過德路。松波出布浦。有岩。昔僧見仲。自
奧之。松島未居洞中。其事詳。選修抄。經教村。至越阪。賃船。至九
十九曲。一灣也。其環灣山趾。石巖屈曲。凡有九十九所。所
以得名。予沿灣而行。風急。頓變。第一曲。石屏峻。倚直立。如開摺
屏。第二曲。石巖駢出。重疊如連屋。經三曲。四曲。船傍石壁。而南
行。抵第十五曲。忽北折。抵十一曲。其間皆無不奇。巖怪壁。亦西
南。抵廿九曲。此間石巖多奇。或有中空而下虛。吞吐海水者。或
有崦沓。俯覆如蓋者。其怒者。如奇兔。為擊。其霽者。如美人。立而
流眄。亦北折。抵十三曲。亦南。抵十六曲。其間橫卧于海中
者。如臥龍。如長蛇。踞于巖下者。如伏虎。如遊象。亦有壽藤。古葛。
生罅隙。如垂華。蔓者。有稚松。連岸上。如開錦步障者。其文理有
馬牙。有雲紋。有橫割如斧劈者。有堅裂如尺漏痕者。有巖島名
蓬萊島。桂樹叢生于岩上。長松倚竹落々。倚々。翠光無塵氣。其
下有奇石。如龜者。白雀時。未集松上。云。愈入愈奇。過一特秀者。

忽逢一奇絕者，經一清潤者，即九一嶮者，右者忽爾為尤，在
前者俄然在於後，綠走青來，山迎岸送，應酬不暇，惟海水甚深，
其色凝青黑，凜然可畏，凡雖則航海之船，至此則自心悸云，
豈神物潛蟄于其下，其朕翫人者乎？況余不慣舟楫也，俄覺悚
然，毛骨森立，即迴棹不得，盡其勝時，西日照耀，灣面如開明鏡，
千巖萬樹，倒影于水上，船飄々乎行其中，若御風飛，碧空到日
和山下，舍船登山，下視曲中，斜輝眩眼，不能正視，下山抵小木
村，此地有小港，船舶會集，風景如畫，一行皆宿旅舍，得一絕，
海門日落散啼鴉，一抹晚潮映翠霞，杜宇聲中何濺淚，青山
碧水，為家。

八日晴，黎明出海港，眺望清爽，洗人之襟懷。

星殘海上泊船靜，曉色蒼々港口閑，瓊笛吹愁三弄歇，紅裙
載夢一舸還，白波碧連綾羅水，新樹晚花錦繡山，淡靄趁晨
晴散處，帶霞海宦度松間，港口遊故有文二四及之

朝餐後復往日和山而臨觀，朝靄取次散，山々奇巖怪石映朝
輝者，其向背晦明，千狀萬態，歷々皆在我杖底，想像仙人在雲
中，下視之，岳四瀆者，其如斯乎？已牌相携赴真腸村，山徑而迴
首，有海方村里，有華有竹，櫛交錯如錦，為之行遲。

為藤杖入烟霞，回首海雲去路賒，茅舍岩岩看華竹，外方知
昨宿題詩家。

午下至真腸，詣上日寺，逢大井，後安，後安小松人，以折肱伎遊
此地，與余有金蘭契，寺主心公，延余於方丈，談話不覺垂暮，相
與一宿。

九日微雨，早起見小庭，殘櫻帶雨添色，山顏如笑，松翠如滴，清
崗可愛。

佛龕光寒千歲寺，長松倚竹入雲端，殘竹看雨無人見，山鳥
時來上曲欄。

已牌將還，心公後為僕見，留里人數輩，持扇携帚來請詩畫，不

得祥，揮筆至午前，雨不能行。

十日雨猶不止，盛雅宗玄先還，余見留待晴。

十一日零，欲泛船遊於辨天島，雨餘西風未收，日既至午，遂因遊山上觀海山之勝。

十二日晴，朝辭寺還于宇島。

十三日，朝出赴折戶村，經上戶飯田出庄院，望海北風揚波如散雪，寒氣襲人，余重衣而行。山行三里，抵山中村，山櫻盛開，又行二里至折戶，訪農長上田氏，上田氏每以公事來於金城，余約遊乎能登，則必尋訪，今日到其家，則主人會以公事往輪島，不在家，余大失望，男某出迎，遂投宿。

十四日晴，出望海，風景可賞，寫真景，還則家人請畫描數紙與之。

十五日以雨見留，主人多藏書，借而讀之以竟日。

十六日西風大起，海濤声如雷，雨亦甚，復欲行。

十七日晴，乃辭主人赴於三崎，主人令家送過川浦村，海顯出燧石，質如瑪瑙，拾之試鑽，細火散如荃，抵狼烟村，有農家稱河崎藏，專圖親王之書及高德公之詠歌短冊，又有古鏡形如磬，俗曰迦羅之鏡，背面識當定音之字，不磨百餘年，無点翳，主人說其來由，杜還不堪捧腹，經山伏山麓，山形如覆盂，灌莽淫藂難攀緣，山路躑躅華多，圃午兒董菜，爭色有小亭，其中設大燈，蓋每夜点燈，凡船航北海船，望此燈光不迷，海路云，午時抵高勝寺，寺主者余舊識，訪之不存，余徘徊至後園，見其林泉引澗水，疊苔石，綺樹雜花，布置有趣，少弥給茶菓，請觀其所藏古器，少弥持小函來，有橫笛，盛以蜀錦囊，名蟬折，有和歌短冊，原義經之所詠，出寺右登山，數百武，有高倉權現祠，左登山亦數百步，有金分權現祠，是能登鎮護之神，其神廟邦君之所經營，祠前雲樹皆千歲喬木，之下山抵寺家村，憩于淨土氏其家，以釀造為業，上田氏之姻家也，主人延余上堂，見庭中

有六叢柴牡丹花六十餘朵，絢爛如錦，傍有晚櫻，花厭於如雪，有映山紅、棣棠花，皆盛開。主人設盃盤，余雖不解飲，對花不可飲，即頌蕉葉為良家。

十八日晴，曉天望海，日出彩霞，映射處紅華滿海，如濯蜀錦，少時而曦輪昇雲端，乃金波紅連鱗，々々々々來我前，望之不知其幾千里，目為之眩，心為之恍惚，殆非塵界想。東南望越之諸山，遙碧高低奔走，如雲如波濤，東北望仙渡，漂渺如黛色，西北通朝鮮滿州，不見際，其廣闊雄大，令人心膽壯。余以無木筆之筆，不能狀其渺然，漫賦一篇。

百里泖川，翔寥廓，六翮自在，不留蹤。千紫為紅，東道主不用醉鄉，問黃公，人謂客路多日月，我思悠悠興無窮。五旬日景過，彈指節序如矢，月似弓，旅塵滌衣更衣後，一封家書猶未通。一國四郡六百里，東西受海，氣勢雄天，低佐度越中海，海寒，靺鞨朝鮮風，此地正當蠻夷地，扼於君武德固其封，海

波不揚，二百歲，堯民擊壤樂年豐。吾素以木太平民，優遊見盡國西東，千重山翠，至以盡，萬里瀛滄望，混空清曉雲披日華邊，沈澹氣來入心骨，昔聞秦皇發靈龜，海畔驅石々流紅。我今初于白沙上，自看曦輪出波中。

出之奇，於村憩於民家，有老農語曰：里中有光樂寺，寺後有小池，傳言龍潛于中，然池小水淺而草莖々生，人無信焉。文化癸酉八月十九日，烟雲鬱真於池中，迅雷暴雨，天地晦冥，猛風動搖，守堂佛像諸器飛揚，散亂如風葉，思雲中白龍夭矯，東望各去，龍之過處，拔巨木，倒連屋，一時許而後定，夢堂字為之所簸騰，移在基外，又提其巨鍾，落數百畝外，龍之凶猛，真可畏。余讀古人所記，言其飛騰之勢也，提連屋於半空，卷船舶於雲中，言其變化也，為琴絃為木葉，實不誣矣。經院飯田，晚還宗玄氏。

十九日將還，宇出，越山嶺，抵輪自，探西海之勝，而後歸金城。

矣。諸子皆請曰：此地以居于海隅，文士無下芳躅者，故以人稱
聞名教，願先生暫止杖屨，為吾輩設帳，幸甚。懇誠極至，不忍拒
請，乃為設帳，講《大學》、《中庸》。

廿日晴，率諸子遊吼木山。僧空海草創之地也。山行一里許，有
古松，俗呼袈裟松。又行二丁餘，有櫻櫚，甚古，俗呼下馬櫻。昔進
亦人下乘之所，行二丁餘入寺。青山繞圍四面，堂宇在其中。金
堂鐘樓莊嚴巍然，佛殿近世所造，為素樸。山門佳處為祝融所
奪，滿目喬木，挿擻參差，如鎖翠嵐，烟霞之色，禽鳥之聲，皆非人
境。幽邃窈窕，實鍊真修道之區也。山上有吼木櫻，以檻楸圍之。
傳云：空海鑄此樹為板書法華經，今現藏於寺庫。樹年代久遠，
朽腐斷折，獨留根幹可二丈，其文理輪菌拳曲，不朽不摧，生氣
隱々，未嘗枯落。憶是或板餘遺藥，歷千歲之所致，傍挺抽氣條
三四，皆扶疎繁茂。蓋山靈所呵護，千歲之後，又安知不為今之
根株。小沙弥延余於堂上，因請觀空海經。經大石，近日寺主物故

吾輩不司藏庫之鎖鑰，不能出焉。未牌下，見鵝飼金峯寺苗
公寄書見邊，苗公余之舊知也。余時在折戶，不報書。今日率諸
子訪苗公，且謝不報罪。苗公喜色溢面相與談往事，素識余之
好畫，乃出所藏之古画展觀之。涅槃像一幅，元人之画也。文殊
普賢双像，才僧明兆之印記。十六應真一幅，不知画者。涅槃像
精工而筆法暢逸，彩色秀潤，實稀世珍也。明兆之画，真膺不可
知也。其他可觀者多，時已下酉，見強留，以約講書，亦還宗玄氏。
廿四日，移上堂高照寺，亦設帳。

十九日雨，昨宇出津，狩野恒方，今井秀德見訪。今日相俱遊隣
寺，永禪精舍。過上堂村，訪三益氏，其家藏懸幅一軸，俗曰山姥
之所書，一益々々，又一益句也。土人因名其家曰三益。山姥者
於書無所考，俗所傳者出於謠曲，蓋山魁類也。其書風韻不
凡，俗所傳必孟浪之遺言也。又有記珠洲郡分界之券書，年号
德壽，上磨滅不可辨。未下出而赴永禪寺，路上新楹如垂翠幕。

雨後淺綠有勝於二，永禪寺者，土人所稱，昔寺後有深池，蟠
精窟定于其中，處室禪和子，負和叶，偕月庵，降蟬精，寺終安焉，
入門和尚自出迎，延方丈，烹茶酌，般若湯，夕小添春色，雖笑劇
談，以燭繼晷，相與賦詩，圍碁，以永斯夕。

吾和君吟詩數篇，松堂畫靜水沈烟，新知舊友連床夕，誰記
前世兄弟緣。

晦日雨霽，朔島有高家藏古硯者，余欲見之，率諸子出於寺，行
望海面，宿雨新晴，千里烟晃揚，隔海峭崿崢嶸之山，曳雲抹
烟，沿海一帶乘晴，烹海造塩，所謂麻沙探白者也，未牌，抵朔島
入其家，古硯，鑿五寸餘，橫三寸餘，厚二寸，紫黑色，而有光澤，墨
池作鸞卵形，折之賦不留，呵之生珠露，試下墨無声，池之四周，
彫雲龍，四傍刻波濤，其中應龍，海馬，仙人，周刻甚有佳趣，其背
有七星眼，余平生所見，以是為第一，惜在洛陽賈豎家，遊東辟
清輝，不接文苑菁華，嗚呼！士之有才德，而相違巖穴，不見知者

可比矣，余為有所感，乃題一絕而去，故路坊庄院，止御門益孝，
益孝伊勢之御師也，曾學本折氏，博通國學，能和歌，席上見贈
一首，有童子十一歲，号千丈，學益孝，能書，又善画，其父請余宿
其家，余因率一行投宿，夜千丈童，為金描便面。

五月初，朝飯後，為千丈童画竹法教紙，辰牌，辭出，是日天清氣
和，海面平々，漁戶多網紅鬣魚，乃往海濱看之，有買數頭為贈
者，余受之，無所携，歸相與笑而止，午後還高照寺，亦庭上布席，
移風爐，視夕陽没海，寺主炊子飯，供晚餐，黃色如花，有芳香，
上肴野蕨，清潔，覺淨塵腸，日已暮，秉燭上堂，寺主誦和歌，余賦
詩，或有歌謠曲者，有談怪者，劇談至半夜，寺主語嘗看海市，余
聞越中那吾海上，有蜃樓，未聞能州海，頗有之，而余聞其話，事
甚奇也，會散燈下，記其事。

蜃樓記

右山謂山市，在以謂海市，蓋在處，而異名，其實一也，海市又

或名蜃樓。我邦不聞有山市。海市則傳道。伊勢。四日市。越中。那吾濱。自古有之。人所親驗目睹也。然不獨四日市。那吾。西海各處。間亦有。北陸海濱。亦見者不少。蓋以居窮境僻。壞人之知者稀耳矣。能登上堂里。高懸寺僧盛雅。嘗二見之。為余語之甚詳。曰。往歲春夏之交。將往鵜飼里。歷途於小嶺。少憩臨眺。海面風收氣和。平穩如席。烟霧弥漫。曳披靉靆於滄海浩渺中。其際隱々見島嶼。山巒疊層。林木蒼鬱。始不甚分明。模糊之中。倏然現樓閣臺榭。疎真峩峩。旌旗閃搖於其間。其他數百人家。門牆屋樓高低向背。布置有整。歷々可數。初不詳何物。驚且怪。漸而覺其為海市。寺近海濱。其後數年。苾芻一日走報曰。海上忽湧一城郭。遽出見之。距岸二里。而近樓櫓巍々。雉堞逶迤。旗幟之駢列。旆之排立。森乎靜。鬱乎尊。其間往往挿參喬木。脩竹。以向所見者。最為分明。其壯觀可愛。聚現可駭。詭異可怪。乃告里人見焉。又老問云。有

曾見少焉。風微起。冉冉消散。此日海面穩坦。猶昔日云。凡海市之見。常在春夏之交。蓋海氣凝結而物象來映其裡。猶兩鏡照物者也。而古未多為蜃蛟噓氣之所為。然北海蜃樓之所在。不必產蜃。則其實與山市同耳矣。然造化之變。未知然否。姑存疑。且記所聞。以俟識者。

二日晴。恒方秀德還宇出津。余為寺主。真富路傍。老巨杉。傳曰。昔白尼者所植也。白尼者狹人。嘗服仙丹。得壽七百歲。故亦稱七百尼。然史傳不記焉。知不為烏有先生之語矣。唯若老杉。霜根鐵幹。其巨大。不省為何世物。圍成傍。記其事蹟。是日移于金峯寺。設帳。自此連日講中庸。

十日夜。月明風清。與諸子遊。見舟島。距村十餘丁。島上有天女祠。傍松林。陰森。暗而不可上。泛舟繞匝。三遙望之。崎右遠。臨戀路。布浦。風景依稀。于月中。若遠若近。若桂槩。南權。植于空明。沂流光者。舟中酌酒。彈弦。三更。還于寺。

空明平似席，一棹度清寒。月映人家近，烟淡岸林遙。景勝生
畫癖，幽境絕塵寰。何羨飛昇去，無行不紫霄。
凡此間數日，諸子應酬詩畫，需以煩細皆不記。

十七日微帳

十八日，辭寺主苗公及諸子，將就飯路。苗公有德，不忍意，諸
子亦暗然分手。余也羈絆在身，且衰邁之質，再遊不可期。惆悵
起行，則山容海色都入離情，乃賦一律呈苗公。

客裏入蓮社，暫時隨六環。風清華竹外，日永水雲間。道腴肥
吾後，神光每照顏。感恩從此去，夢寐在禪關。

僧義尚，醫士良策，連日侍講，惟乃請隨行。金城學余塾，詩之，義
尚從海路，遣余與良策陸行。自山路赴真陽，躑躅多間，雨中花
欲然，處々有山田插秧針者。午下抵真陽，上日寺，未下雨，新晴
寺主心公於寺傍懸涯上設席酌別酒，里人曾集，興已濃。時遠
山帶夕晴，僧者略秀者明，海面鱗鱗閃々，波光疊斂，日已入餘

○散

疑真下脫
清字

雲盡而漁舟千百，照篝火鱗鱗，于波上如列星粲然。眺望間，漁
火忽滅，忽明，問之傍人，答曰：是遊雲曳雨過，夕上，故作明滅也。
亦一奇景矣。余明日將走十餘里，故辭庵而就寢。

十九日晴，早出真陽，心公及諸子送山下，即自山路出，出津，
經寧川而抵川尻，賃舟往中居。時已申下，斷霞落于海，若紅華。
右瞻暮山，烟光滌滌，左顧岬樹，新綠若翠錦，柔艣呼軌，步其間，
遊人皆賞此海山之美，誠非過許也。昏暮抵中居，宿農長真，田
氏之家。

廿日朝辭，主人曰：屋後山甚有景致，今日遊覽，以樂半日間。明
日上程，亦不遲矣。然余歸期既迫，不可為之移日。強分手，已列
海岸，篙工艤船，船中設行厨茶炉布纏，此日氣清，天無片雲，
海上澄々如碧瑠璃，謝送行人解纜，即布帆，朶小風，船正若坐
席，東望岩車，心壁屈曲如屏，走碧波上，西望穴水，山村相映，竹
樹互秀，行一里餘，回首，岩車既在，後如帶，中居穴水，沒杳渺。

中船沿西岸過新崙之地。瞥清風飄。予至。船行漸疾。右顧岸上行樹如走。是時吾彼來迎。忽過荻灣。又度蘆洲。直北中流。則東遙看越之諸山。時帆腹飽滿。船向南馳。須臾至島山下。即越山之奇勝。忽然掩沒于松林中。海風颯々。予過之。則有環珮琴瑟之響。遙望西南。大小諸山。秀蛇迴南。蟬聯接北。其近者陵峯。其遠者如雉堞。高而有隔。翠藍者昇。而有若染紫赭者。其于狀萬態。若令李成看之。必謂得師矣。余性船暈。不好舟行。然今日目遊奇秀。心寓清遠。故忘身在舟中。與否。弟覺兩腋生風。若羽化而已。余本欲看屏風巖。遊唐島。而還所口。日已午。東風颯々。予起。天色小變。因思。若東風益怒。以清遊為危懼也。不如赴湧浦。沿其溫泉。為舞雩之遊。乃謀之。篙工於此轉帆。瞬息間抵湧浦。篙工先登到客舍。卸余炊。設行厨。而後還。余供午飯。食畢。浴溫泉。溫泉者在于島中。架板橋通往。水湯池者六尺餘。熱乎不可近。故連浴桶及湯。凡湯一。加澆水之耳。而後冷。煖得中。湯

色玲瓏。無臭。凡加能出溫泉。又所。以是泉為領袖。今日驗之名。下無虛。出浴則若身坐春風。體覺舒暢。巧奇橋欄眺望。四面風勢澎湃。鼓波濤。更色碧瑤瑤色。因於。曰。彼怒号扇。激誠可畏哉。余不渡者幸也。篙工在傍笑曰。如斯即海風之常也。君見之。漁舟高船。出沒於其間者。恰如浮鷗。彼皆卸利。此風者也。余嘆曰。彼誰家之子。其惜生利身。彼與我何以為異乎。渠不避風濤者。不為之。則有所不能者也。噫。世路險危。勝風濤者遠矣。余獨有何德耶。君恩賜六句之告。而竊覽勝槩。且日弄柔翰。所性得人之逢迎者。以彼天壤不喜也。已牌之所口。

廿一日。曉天出於所口。而至薄暮。登島新村林八之郎宅。而忘今日半途遇雨。且風甚寒。又經長途。故神耗體憊。夜飯畢。早計廿二日。雨未歇。與主人話別。後所覽之山海。已牌天漸寒。即訂後期。多襟。復與徐塚鼓之家。金城已在咫尺。因緩其行。午飯後上後山觀遊。未下。上飯程。此日北風凜烈。陰寒若冬日。余也非。

不取遺金翁而五月披裘而飯家則運樸喜迎稚子待門以五
柳之歸莊矣。是夕妻子圍藥歡笑相與賀平安親友門生取次
來會酌酒叙離情五更各散。

廿三日早奉謁。主君謝恩且訪諸友家僧善尚先余來于金
城。是日入壘余散步於園中梅子帶黃石竹已着花因歎節節
之易逝感分陰之可惜是行也。姓反百餘里所歷覽一國四郡
而居其半也。費日者亦不少且余讀古人之紀行記其地理錄
其風俗各可羽翼於府志縣志矣。今所記者一時情賞心目之
所適而已。古人曰君子視其大小人視其小余也小人之見不
足之公于四方秘之中箱且示君恩之辱於子孫云。時文化丙
子夏六月晚稿。



